

浙江文叢

厲鶚集

〔上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厲鶚集

〔上册〕

〔清〕厲鶚撰
羅仲鼎 俞浣萍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厲鶚集 / (清)厲鶚撰; 羅仲鼎, 俞浣萍點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12
(浙江文叢)
ISBN 978-7-5540-0742-6

I. ①厲… II. ①厲…②羅…③俞… III. ①古典詩歌—
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12671 號

厲鶚集

(全三冊)

(清)厲鶚撰 羅仲鼎 俞浣萍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況正兵

封面設計 劉欣

責任校對 余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67.25

字 數 68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742-6

定 價 26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ISBN 978-7-5540-0742-6



9 787554 007426 >



厲鶚像(選自《清代學者像傳》)

去回年擬到邪相時孰云
仙舟適從關為面別悵悵殊甚從

接
手香知已至津門旅次安穩可喜幸

與
三兄十年往還江淮間情如麻間一旦分
身在天每省還生時孤篷聽雨為稻
懷人念之不勝悵悵也近日師孝向怡

得悉
近况稍安慈念漢
富既誦批為北地臨品佳富歸獻老母以

志
於人雅誼不但感佩稱謝已也小集一報附之
大教也於 望息人信和
新作必夥便期望示成一語以為自懷幸

不盡 此上
江岸三兄先生良友 小弟厲鶚

十一月十日

間有函
物 老母壽誌未得誌 康子氏
希 充歷徵說居世少 更成是為三刻矣此誠高

厲鶚手迹 (釋文見本書第六二二頁)

前言

厲鶚是清代雍、乾之際最著名的詩人、詞人和學者。他是當時公認的騷壇盟主，『浙派詩歌』的代表人物；是繼朱彝尊之後，『浙西詞派』的主將，名震當時，流譽後世。他的學術研究同樣成就輝煌，《宋詩紀事》一百卷和《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即爲其詩學研究及史學研究的代表著作。

一

據清人繆荃孫《厲樊榭年譜》記載，厲鶚字太鴻，又字雄飛。先世本慈溪人，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學者稱『樊榭先生』。後來遷居錢塘（今浙江杭州市），遂爲錢塘人。又因中年曾寓居錢塘之南湖，故自號『南湖花隱』。厲鶚出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逝世於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在世六十年，身歷康、雍、乾三朝。

與錢謙益、吳偉業、朱彝尊、王士禎等人不同，厲鶚出身在平民之家，既沒有顯赫的門第，也未曾獲得過不朽功名，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親都是平民。在厲鶚十九歲時，父親不幸去世，全靠長兄販賣烟葉維持全家生計。這樣的社會處境，決定了厲鶚必然要經歷比別人更加

艱辛的人生道路。他在六十歲生日曾經寫下這樣的詩篇：『我生早孤露，力學恨不早。孱軀復多病，膚理久枯槁。干進懶無術，退耕苦難飽。……風塵恥作吏，山水事幽討。結托賢友生，耽吟忘潦倒。流光去若馳，年境已至老。』^(一)詩歌以平實而沉痛的語調，回顧總結了自己的一生。厲鶚二十歲以前的生活狀況，未能詳考，只知道他家住杭城東園，在寡母何孺人的督導下，刻苦讀書，積學自勵。二十二歲時，已撰《遊仙詩》三卷三百首，詩名漸播於世。次年，他受聘為友人汪燧的兒子汪沆和汪浦講授經學。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厲鶚參加鄉試，『以《詩經》中式九十一名舉人（一說四十九名）』，主考官是侍講學士江西人李紱。據全祖望記載：『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二)可見是厲鶚非凡的詩才打動了主考官，而主考官李紱也不愧為有知人之明的伯樂，厲鶚以後的經歷，印證了他的預判。

不過與封建時代大多數士人一樣，厲鶚不可能僅僅滿足於做一位詩人。中式舉人以後，同年歲末，他便『登舟北上』，到京城參加會試。但是事與願違，不久『春闈報罷』。當時達官湯西崖（右曾）『大賞其詩，遣人致意，欲授館焉』，但是厲鶚卻『襆被出京』，匆匆南歸了^(三)。他在途中曾經用詩歌表達自己的心情：『一昔都亭路，歸裝只似初。恥為主父謁，休上退之書。柳拂參差燕，河驚撥刺魚。不須悲楚玉，息影憶吾盧。』^(四)認為與其像主父偃和韓退之那樣，爲了功名而干謁上書，不如回老家隱居，表現了一位平民士子的自尊和孤傲。

以少數民族人主中原的清王朝，除了血腥鎮壓以外，也非常重視運用文化鉗制的手段來鞏固政權，特別注意網羅籠絡廣大漢族士人爲其所用，除恢復正常的科舉制度以外，開考博學鴻詞，也是方法之一。這項政策一直延續到雍、乾之時。從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起，朝廷數度下達『上諭』，要求各省督撫薦舉博學宏詞人才，然而響應者寥寥。直至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才完成薦舉事宜，全國共推薦二百六十七人，其中浙江十八人，厲鶚名列前茅。同年七月，他再次赴京，參加鴻博考試，不料又『報罷南歸』。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厲鶚已經五十七歲了，而且疾病纏身，卻忽然萌動了求仕之念，以舉人的身份赴京參加吏部銓選，以求取一官。對厲鶚這次參試，全祖望詳記其事：『樊榭且老矣，乃忽有宦情。會選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之才，何孟浪試一擲？」樊榭曰：「吾思以薄祿養母也。」』^{〔五〕} 同人們的確問得有理，厲鶚性情孤傲，不諳世故，也缺乏吏治能力，只適宜做詩人，不可能見容於兇險的官場。但厲鶚的回答也充滿了十分的無奈和悲涼。平民出身的士人，如果没有一官半職，就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只能窮愁潦倒。這次求官之行最終半途而廢，原因是當他到達天津之時，應邀留住友人查爲仁水西山莊，共同爲周密的《絕妙好詞》作箋注，因此錯過了考試的時間，於是『興盡而返，欣然南歸』了。當然，這很可能是厲鶚自我解脫的一個藉口。但最終選擇放棄，也從側面表現了詩人不同流俗的個性。令人遺憾的是，不久以後，詩人便在貧病交迫中去世了，終年六十一歲。

功名既沒有著落，經濟又沒有來源，雖然詩名日盛，學養日富，但是，生活拮据，貧困益甚，甚至到了典衣當屋，無錢延醫買藥的程度。厲鶚三十歲『春闈報罷』不久，結識了揚州鹽商馬曰瑄、馬曰璐兄弟，受聘為他們的家庭教師。馬氏兄弟不僅是富商，同時身兼文人，都曾獲得過博學鴻詞科的舉薦，但都沒有赴考。他們在揚州的小玲瓏山館廣搜各種珍本、秘本，藏書之富，當時『甲大江南北』。馬氏兄弟又慷慨好施，喜歡結交各方文士，厲鶚、全祖望、金農、鄭燮等人，都是馬家的常客，也得到過他們各種幫助。袁枚詩云『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蓋紀實也。厲鶚在小玲瓏山館斷斷續續住了近三十年，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利用這裏的圖書資料，完成自己的學術研究。他的主要學術著作《宋詩紀事》一百卷及《遼史拾遺》二十四卷，都是在這裏完成的。馬氏兄弟不僅為他提供資料，而且還直接參與了《宋詩紀事》的部份撰寫工作。馬氏兄弟酷愛詩詞，厲鶚與他們一起組織《邗江吟社》和《蠡谷詩社》，弘揚詩歌創作。

除了貧窮和疾病以外，還有一個問題也使厲鶚非常苦惱：沒有後嗣。為此詩人曾有過多次婚姻。他二十五歲娶蔣氏為妻，但是一直沒有生育。在封建時代，無後是人生最大的憾事。他本想以三弟的兒子為嗣，但是在他三十七歲那年，『弟子山舉一男，未幾而殞』。到他三十九歲時，『弟子山又舉一子，名黻』，但是僅僅過了一年，三弟也不幸亡故了。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的中秋之夕，厲鶚迎來了他的第二次婚姻。詩人在七年後所寫的《悼亡姬詩序》中說：

『姬人朱氏，烏程人，姿性明秀，生十有七年矣。雍正乙卯，予薄游吳興，竹溪沈徵士幼牧爲予作緣，以中秋之夕，舟迎于碧浪湖口，同載而歸。予取淨名居士女字曰月上。』^{〔六〕} 这件風流韻事，在當時詩壇被炒得相當熱鬧，有人甚至把他與錢謙益之迎娶柳如是，冒辟疆之迎娶董小宛相比。其實兩者並沒有可比性。厲鶚以一介寒士，迎娶一位普通少女，主要原因在於求嗣。他們婚後的感情很好，厲鶚自己在《悼亡姬十二首序》中對此有生動的描寫。只可惜『一場短夢七年過』，朱氏『忽嬰危疾，爲庸醫所誤，沉綿半載，泊然而化，年僅二十有四，竟無子』。^{〔七〕} 詩人爲朱氏的去世寫下了哀痛纏綿的十二首悼亡詩。然而朱氏亡故不到一年，厲鶚又急忙在揚州納娶姬人劉氏。樊榭《十一月十三日廣陵紀事戲答諸同人》詩云：『豈是風懷尚未衰？鬢絲禪榻已心灰。恐教人種年來失，又遣香車客裏催。名士肯分閑館貯，詞流許借聘錢來。居然添得詩家事，不比金釵二十枚。』詩歌用自嘲的口吻，說明再次納妾的原因：並非『風懷未衰』，而是求子心切。全祖望《墓碣銘》云：『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失志死。』這『最後一妾』，就是劉氏，她後來終因不耐貧窮而主動離去，這時厲鶚已經六十歲了。受此打擊，遂一蹶不振，鬱鬱寡歡，第二年詩人便帶著無限遺憾和苦澀，走完了人生之路。厲鶚辭世之時，老母尚在堂，年已八十。又據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記載：『樊榭下世，葬于杭州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久化爲榛莽。後四十餘年，何君春渚琪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及姬人月上粟主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牙灣黃

山谷祠，灑掃一室以供之。』

一一

厲鶚出生之時，離朱明王朝滅亡已經半個多世紀，清朝建國初期瀰漫于漢族士大夫中的亡國之痛和滄桑之慨，亦已漸行漸遠，終於汰盡在流駛的時光之中。清朝統治集團接連出現了三位能幹的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他們軟硬兼施的政策手段取得了成功。清朝統治者幾乎全盤接受了漢族士大夫們賴以安身立命的中國傳統文化，皇帝帶頭，提倡尊孔讀經，優禮先儒，特別重視程、朱理學，康熙甚至把朱熹的學說推崇為絕對真理——「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除了開科取士和廣招鴻博之外，康、雍、乾三代都曾開展大規模的編纂注釋儒家典籍的工作，直至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開編《四庫全書》。在利用傳統儒家意識形態鞏固政權，統治下民方面，清王朝用力之勤，工作之細，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加之數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安定，生產發展，人口大幅增長，與朱明王朝後期政治的黑暗混亂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文化專制並未放鬆，恐怖的文字獄依然接連不斷。但是漢族士人從總體上已經改變了他們的立場，對清朝統治由反對、戒懼和疏離變成了認同、依附和順從。詩人厲鶚就出生、生活和創作于這樣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存在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大多數詩人都有明顯的政治背景和身份，貴族詩

人屈原自不必說，清高如陶潛、飄逸如李白，也沒能完全擺脫與政治的干係。以後的詩人大都如此。然而厲鶚似乎是少數例外之一。他雖然也參加科考，嚮往功名，但是當努力失敗以後，就幾乎斷絕了和官場的聯繫，依靠授徒爲生。從這樣的角度說，厲鶚是一位平民詩人，他遠離政治，貼近自然，全身心地投入詩歌創作。據傳：厲樊榭徵君志意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爲『詩魔』。『詩魔』云者，沉迷於詩歌創作之謂也。詩歌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詩歌溶入了他的生命，他生平作詩超過萬首，舉凡親人存亡，朋友離合，山水清音，花草蟲魚，窮愁病痛以至彝鼎金石，碑版圖書等等，無不是他詩歌表現的對象。詩人在《樊榭山房集自序》中也說：『僕少好篇詠，晚頗知難，三十年以來所作隨手斥棄，存篋中者僅十之二三，暇日編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當於鐘呂之響，而向來所閱，閒居羈旅，怡愉憂悴，歷歷在目。每一開視，聊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音者共定之。』在《續集自序》中又說：『幸生盛際，懶迂多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僕于詩人之末，不識誰爲僕之桓譚者乎？』厲鶚宣稱自己的詩不是高居于廟堂之上的黃鐘大呂，無關乎政教得失，治亂興衰，只不過是山野草民自吟自唱的『山謠村笛』而已，從而在當時詩壇『朝』、『野』之爭中，標明了立場；厲鶚還表示，自己的詩歌無門無派，寫詩只是寄託生平『閒居羈旅，怡愉憂悴』的感受，在當時爭論不休的神韻、格調諸說中獨闢蹊徑，走自己的創作道路。這種理論，成

爲後來袁枚、趙翼、張問陶等人性靈說的濫觴。不過與性靈派不同，厲鶚同時又強調向古人學習，博綜前人之所長，『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因此他主張詩人必須多讀書，指出：『少陵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故有讀書而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八〕}樊榭本人就是一位『於書無所不窺』的淵博學者。厲鶚雖然力主學習古人，但是堅決反對摹古擬古之風，也反對派別之爭。指出：『有明中葉，李、何揚波於前，王、李乘流於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從之。……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巨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九〕}既要學習古人，又不能一味摹擬古人，那就要求詩人懂得物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對此，厲鶚在《懶園詩鈔序》中指出：『夫詩之道不可以有所窮也。諸君言爲唐詩，工矣。拙者爲之，得貌遺神，而唐詩窮。於是能者參之蘇、黃、范、陸，時出新意。末流遂瀾倒無復繩檢，而不爲唐詩者又窮。物窮則變，變則通。』這段話前半截矛頭對準復古派，批評他們學習唐詩『得貌遺神，而唐詩窮』。後半節是批評學習宋詩的末流『瀾倒無復繩檢』，也走上了歪路。關鍵在於『變則通』。明末清初開始的宗唐、宗宋之爭，實質上是復古與求變之爭。一般說來，宗宋派並否定唐詩的崇高地位，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學習唐詩。因爲有了明代前後七子失敗的教訓，這個問題便顯得十分尖銳。黃宗羲被認爲是清代宗宋派的始祖，他曾經下過一個精闢的論斷：『天下皆知宗唐

詩，余以爲善學唐者惟宋。』指出宋詩其實是唐詩的新變，是對唐詩创造性的學習和發展。既然是新變，就必然有不同於唐詩的獨特個性。其實這種新變並非完全從北宋的蘇、黃開始，它的某些因素，從唐代杜甫、韓愈的作品中就已經萌發了。嚴羽所指責的『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現象在杜甫、尤其是韓愈的某些作品中已經明顯地存在，這就爲宋人以後突破性的發展提供了許多要素。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宋代的歐陽、蘇、黃、范、陸以他們獨特的創造爲古代詩歌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使中國古典詩歌的長河，滔滔向前，奔流不息。從這樣的角度審視，黃宗羲『善學唐者唯宋』的判斷是非常深刻的。與唐詩相比較，宋詩擴大了詩歌的表現范疇，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鬯之情』，在高山仰止的唐詩之外，另辟蹊徑，幾乎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詩體。當然宋詩的確存在不少缺點，但是又有哪一種創新是完美無缺的呢？有人認爲『好詩到唐代都已寫盡』，『宋詩味同嚼蠟』，顯然這種審美視野是過於狹窄了。

厲鶚並未宣稱自己宗唐還是宗宋，他甚至也不贊成劃分宗派。但是從他的詩歌創作實踐來看，似乎與宋詩的淵源更加深厚。他在詩中屢屢提及的古代詩人，除杜少陵外就是蘇東坡和黃山谷，集中也常有步東坡韻、用山谷韻的作品，可見東坡和山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東坡和山谷，正是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厲鶚曾經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撰寫《宋詩紀事》一百卷。他還喜歡在某些詩中尤其是詠物詩中賣弄學問，堆疊典故，所有這些都表明，前人把厲鶚歸入

宋詩派是有根據的。

從作品的內容看，厲鶚首先是一位山水詩人。他為王賓遠所作的《疏寮集序》中曾說：『近余道駕湖，過虎丘，臨惠泉，往返於荆溪、錫山之間，遇一勝境，則必鼓棹而登。足之所涉，必寓諸目；目之所覩，必識諸心。』足見厲鶚對山水風景的迷戀。科考的失敗使厲鶚徹底擺脫了政治的羈絆，他是一個完全的自由之身。雖然由於健康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除了三次進京趕考之外，他的游蹤基本不出江、浙兩省，沒有像李白那樣有過遊覽三山五嶽的機會。為此他曾經自歎『笑我平生寡遊歷』，然而這並沒有妨礙厲鶚成爲一位優秀的山水詩人。在厲鶚現存的近兩千首詩歌中，山水詩占了很大比重，山水成了詩人重要的審美對象。全祖望說他：『最長於游山之什，冥搜物象，流連光景，清妙軼群。』^{〔一〇〕}揭示了厲鶚詩歌的這一重要特徵。厲鶚生活的錢塘郡（今杭州市）本身就是美麗的山水之窟，白居易、蘇東坡都爲之陶醉不已，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錢塘的附近又有許多山水名勝，足以讓詩人流連忘返。厲鶚三十歲以後長期寄居於揚州小玲瓏山館，揚州當時不僅是繁榮的經濟都會，也是著名的風景名勝之地，杜牧之、歐陽修等人也在此留下了不少名篇。他無數次往返於杭州與揚州兩地，沿途的嘉興、蘇州、無錫、鎮江都是游人嚮往的名勝之區。這就爲厲鶚的山水詩創作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創作環境和素材。

厲鶚自己在詩中說過：『力將陶謝追風雅。』又說：『臨池想康樂，繞屋詠淵明。』明確表示

要努力向山水田園詩的開創者陶淵明、謝靈運學習，成爲一位優秀的山水田園詩人。謝靈運是我國山水詩的開創者，他出身王、謝大族，才高學富，自以爲『宜參權要』，不料行伍出身的劉宋皇帝，把他貶到當時的偏遠小郡永嘉太守，並且加以監視，因而把滿腹牢愁托寓於山水。厲鶚的身份地位自然與謝靈運不同，所處的時代環境也不一樣。樊榭的詩歌，有一點頗值得人們玩味。厲鶚自然是有才的，他屢試不第，最後貧病交迫而死，當然也應該算『不遇』，但在他的詩歌作品中，卻很難找到懷才不遇的牢騷。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詩人雖然生活在所謂的康、乾盛世，但是清朝統治者所設置的文網依舊十分嚴密，文字獄此起彼伏，整個知識界還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而江、浙兩省因爲是前明餘部抗清的根據地，自然更加引起清廷的注意。從清初開始的許多文字獄大案，如莊廷鑑《明史》案，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查嗣庭日記案，都發生在這一地區。厲鶚的前輩詩人查慎行、洪昉思都曾受到文字獄的牽連，前者難逃牢獄之災，後者被削職遣返，鬱鬱投水而亡。殷鑒之不遠，樊榭對此當然不能不格外小心。從主觀方面說，平民出身的厲鶚，功名心遠沒有世胄子弟那麼濃烈，他心中那『欲吐不得吐的抑鬱憤懣』，大體可以通過吟詠詩詞，流連山水獲得消解。厲鶚自稱『平生湖山鄰』，足跡幾乎踏遍了西湖周邊的山山水水，西湖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似乎都能觸動詩人敏感的心靈，引出他的詩情詩意，使他忘記心中的悲愁和鬱悶。

『當代風騷手，平生山水心』，的確，吟詠山水是厲鶚生平最大的愛好，發現、體味、享受山

水之美，並且以詩歌的形式加以表現，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標。樊榭山水詩的風格與前輩詩人謝靈運有明顯不同。謝靈運是被動地寄情於山水，通過山水的吟詠宣洩自己懷才不遇的牢愁，而厲樊榭則是主動地擁抱山水，在對山水的審美觀照中感受心靈的愉悅。他的紀游詩，往往通過客觀的記敘和描寫，刻意營造一種清幽深邃的意境，或發懷古之幽思，或興出塵之遐想。沈德潛所說的『五言在劉眘虛、常建之間』，大概就是指這類作品。

厲鶚自幼生活於杭州城東郊，他在《東城雜記序》中寫道：『杭城東曰東園，地饒水竹，疏麻，翛然清遠，先君子因家焉。小子生於是居，已三十餘年，凡五遷，未嘗離斯地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也創作了不少描寫田園風光的詩篇，數量雖遠不及山水詩之多，風格卻更加接近陶淵明。這類詩歌以平淡質樸的語言，表現村居的閒適心情，與陶淵明相比，少了幾分沖和平淡之氣，多了幾分清幽雅之風，因為時代環境和個人心性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杭州風景中最核心的自然是美麗的西湖。但是自從蘇東坡為西湖寫照，後人幾乎為之擱筆。不過西湖之美是探之不盡的，生於斯、長於斯的厲鶚，浸淫於西湖美景的機會當然遠遠超過東坡，描寫西湖景色的詩篇，數量自然也更多。如果說蘇軾是從整體上把握西湖之美，用形象的比喻表現了西湖之美的神髓，那麼作為補充和發展，厲鶚則是從各個方面，各種層次更細緻更具體地向人們展示了西湖之美的萬千氣象，帶給讀者更加具體的美的享受。厲鶚這類詩歌，筆調清新，描寫細膩，寫情含而不露，寫景如畫如描，表現了高超的藝術技巧。一般認為由